

新史 太閤記

新史
太閤記

新史 太閤記

上

司馬遼太郎 著

何曉毅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司马辽太郎

著

何晓毅译

新史
太阁记



目 录

商人圣.....	5
药王子.....	35
嘉兵卫.....	65
上总介.....	92
宁宁.....	119
半兵卫.....	146
谋略.....	176
利家.....	203
善祥房.....	234
南殿.....	264
北陆.....	292
播州.....	323
官兵卫.....	353

司马辽太郎

著

何晓毅译

新史
太阁记



目 录

商人圣.....	5
药王子.....	35
嘉兵卫.....	65
上总介.....	92
宁宁.....	119
半兵卫.....	146
谋略.....	176
利家.....	203
善祥房.....	234
南殿.....	264
北陆.....	292
播州.....	323
官兵卫.....	353

商人圣

也许是因为时值傍晚，远方山脉隐约不清，浓尾平原宽广空旷得令人悲哀。这个藩国，森林密布，河川纵横。当村落漂浮起尾张地区特有的淡红色炊烟时，一路行人加快脚步，匆匆赶路。

这群匆匆赶路的行人来自西边。

“那便是萱津村！”

一行的头目手指笼罩在炊烟中的一片杂木林，说：

“今晚我们便在那儿找地方住吧。”

“好嘞！”

随行商人们齐声回答。

这是一支商队，两匹驮马，一行十人。作为串乡叫卖的小贩，阵势可是不小。

他们皆身披宗教人士服装，斗笠和头巾下边当然剃得精光，谁都没有头发。

他们全员身着白装，背负行李。他们其实便是诸国所谓的高

野圣。

当年这些人都是靠善男善女布施生活的行脚僧，游行各地，宣扬高野山弘法大师功德。可是，当今天下大乱，仅靠布施已难生活，他们中便有许多人除背负经典宣扬功德外，还顺便背些商品，走村串乡，行商买卖。

这些特殊的高野圣，被人们称作商人圣。

此处所谓“圣”并非中国人所说的“圣人”之意，其语感类似“乞丐”、“讨饭的”、“流浪汉”、“扒灰偷人”等。事实上他们大多如此。

真是今不如昔！

看到眼前这群乞丐“圣”，见过世面的人肯定会感叹：“世道真是大变，叫花子都如此风光啊！”这群本应为乞丐的“圣”，不但有两匹骏马，且马背上驮的还是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丝绸、锦缎等。

“真是的！”

连一个一整天跟着这群人的来路不明的小毛孩，也大人般咋舌赞叹。

小毛孩心想：从未见过如此阔绰的叫花子。

小毛孩家所在的尾张农村把这些“圣”叫做“夜道怪”，村民都很害怕，也很鄙视这些家伙。从“夜道怪”这几个字就能看出他们都是令人厌恶的家伙。哪日心软一不留神借宿给这些家伙，到了深夜，这些家伙肯定会鬼鬼祟祟在家里钻来钻去，糟蹋主人家妻女。

小毛孩虽不能像大人那样知道这是“时代使然”，但时代确实已经变了。

中世¹在兵荒马乱中即将结束。应仁之乱以后，经过七十余年战乱洗礼，老百姓生存能力未弱反强。长年累月的战乱反而促进了经济成长。

大名们盘踞藩国，互相割据。他们在自己领地内推行富国强兵战略，奖励各种生产。所产物品通过一种叫做商人的不可思议的人群之手转卖各地，商业随之发达起来。

在一直只有武士与农民的社会里，商人鲜亮登场，异常活跃，社会开始为金钱所主宰。

这小毛孩便是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。他虽出生在尾张国爱知郡中村一个农家，可他从小不喜欢整日拿镢头刨泥土的农民，他在遍行诸国、靠买卖生钱的商人身上更能感到某种神秘性和英雄性。

“真是一个奇妙的小毛孩。”

其实高野圣们也一直觉得这小毛孩行动可疑。今日清晨从津岛借宿的人家出来后，这小毛孩便一直跟在左右，形影不离。

小毛孩邈邈得惊人。最初，高野圣们甚至怀疑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人。

小毛孩黄蓬蓬的乱发用稻草胡乱扎在脑后，身上仅缠一片破麻布片，腰上拴着草绳。

“你家在何处？”

1 中世：一般指古代与近代之间的封建社会时期。日本的中世指的是镰仓和室町时代，亦即文治元年（1185）至天正元年（1573）之间的388年间。——本书注释若非特殊说明，均为译者所加。

高野圣们问过几次，小毛孩却不回答。小毛孩虽不说话，可脸上表情却还不赖，甚至有些可爱。笑时嘴能裂到耳根，一脸皱皱。

“简直就是一只小猴子啊！”

高野圣们都如此想。

但无论如何把一个小孩儿叫“猴子”还是有些过分，所以高野圣们叫他“日吉”。猴是比睿山守护神日吉明神的使者，日吉其实便是猿猴在宗教上的美称。

“哎，你为何一直跟着我们？”

高野圣们问。

“好玩呀！”

他确实一副开心样子。

小家伙似乎特别喜欢做生意，全身都扑在生意上。每到一个村子，他都前后帮忙买卖。有眼色，机灵，招人喜欢。

他还有一个特长：算账飞快。

就在高野圣们还在地上摆弄小石子，手搔脑袋计算该找多少钱时，小毛孩从背后只看一眼张口便说“多少多少”，快得令高野圣们瞠目结舌，觉得这小毛孩神秘莫测。

顺便说一下。一般认为日本人擅长计算，特别是默算能力据说世界第一。但日本人具有这种能力，其实还是在普及算盘和商业算术的江户时代以后。战国时期的日本人与今天的日本人相比，完全像另外一个人种似的毫无计算能力。

所以高野圣们都觉得这小家伙太神，不由心想：这小家伙说不定真是日吉现世菩萨的使猴呢。

“那便是萱津村。”

小毛孩跟着跑了一天，显得很疲劳。但是当高野圣头目百阿弥陀佛手指前方说时，他仍奔上河堤，冲进河里，把渡河用的竹竿插进浅滩，诚探着深浅为大家引路。

“真有眼色！”百阿弥陀佛在河岸上自言自语。

“听说，”另一人道，“尾张人机灵，会来事。看这小毛孩，岂不是年画上所画的尾张人？”

“所以人说尾张人会赚钱，不吃亏，狡猾。”另一个也现买现卖他不知从何处贩来的有关尾张人的看法。

也许确实如此。

今天这个藩国与相邻的藩国三河¹已合并成爱知县。但至今三河人与尾张人还常因气质不同产生许多对立，在我们要讲的这一故事发生的中世末期，两者气质更是截然相反。

三河人以德川家康及其家臣团风气为代表，有一种所谓“三河气质”。

“三河气质”的特征是极端典型的农民型。他们具有农民所有的美德和缺点。诚实，温厚，重情义，英勇善战，为主人，不惜性命。说好是敦厚老实，说坏是不喜投机、思维闭锁、缺乏冒险心。总之，给人的印象是极不阳光。在德川家康及其三河党徒身上典型地体现出这些三河农民特征，其程度令人惊叹。

再多说几句。德川家康性格像位三河村长老，并至死未变。他在临终时遗言道：

“望德川家家政制度沿袭三河时期永不变样。”

1 三河：旧国名，今爱知县东部。

德川家当年从三河国松平乡起家时不过乡长大小。起家当时，他们便把操持家务的番头¹和手代²分别称作“老中”和“若年寄”。此制度后来扩大至全日本，而且其精神与三河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三河人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、闭锁、不好投机、笃实的农民气质，成为德川家不变的行政理念。

但邻国尾张却完全不同。

首先地形便不同。尾张地势平坦，平原上河川纵横，道路四通八达，水路星罗棋布，商业自然发达。再加上尾张有从热田出发直通伊势的海上通道，上京³极为方便。而且陆路出美浓关原上中山道也可以上市。与京都的商业交往，在所有海道藩国中，无有超过尾张者。

尾张也极易开垦新田。从这“小毛孩”那时起，也就是尾张古渡城主织田信秀时，尾张国农田便似水苔蔓延，逐渐向伊势湾延伸。

所以这一带农民自然富有。

而且尾张从地势上看也有利于做生意，此地的人们很早便尝到金钱利润的甜头，也变得善于投机。

这里地势低洼，河川泛滥频繁，下工夫修整的田地到了秋日，经常被泛滥的河川冲走。相对死守土地的保守活法，他们也不得不走向投机。

1 番头：总管。

2 手代：副管。

3 京：今京都。

所以说尾张地区甚至连农民都具有一定的商人气质。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日后将要登场的织田信长，其政治感觉和战略感觉充满商人的投机性，便是出于其与三河人迥异的气质和性格。

这个“小毛孩”也不例外。甚至可以说，与出身高贵的织田信长相比，正因为他出身卑贱贫穷，因此他的商人感觉更是与生俱来，早已成为他的血肉。

“把这小毛孩雇上吧！”

百阿弥陀佛渡过浅滩，爬上对岸河堤后心想。

“小毛孩，跟我们行商去，如何？”

百阿弥陀佛在河岸上问。

小毛孩似乎在等这句话，他面颊绯红，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好啊，真的带我去吗？”

“对了，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那儿！”

小毛孩手指萱津村说。

“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！若是前面的村子，我们今晚就住在那儿。如此便好，有关系了。日吉，可否住在你们家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小毛孩想都没想，开口便回绝。这下可伤了这些圣们的自尊心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住在寺院里。”

高野圣们不由重新上下打量了一番小毛孩的打扮。

仔细问后才知道，这小毛孩老家在中村，父亲死后母亲又招

了个上门的继父，不久他便被送进萱津村光明寺。光明寺当然不允许他们这些高野圣花和尚借宿。光明寺为时宗派寺庙，信奉真言宗，其宗旨处处与信奉大日曼荼罗的高野圣对立。

“啊哈，原来是个喝食（寺庙的小僮仆）！”

高野圣们开心大笑。世上竟有如此可怜兮兮的喝食？！

在人们的印象中庙里的侍童多半是可爱的少年，其模样当如绘草纸¹上画的牛若丸²。额前头发不分开，像女孩刘海般留下，穿着打扮亦相当华丽。成人后剃发得度，便成和尚。

虽说上述阔绰喝食都是贵族或武士家子弟，可眼前这小毛孩的衣着也未免太寒酸了。

高野圣们看出来了：

“这小毛孩家太穷了！”

喝食的穿用一般都由自己家人送来。有的甚至还带有佣人。穷人家当然这些都没有。

“光明寺有几个喝食？”

“还有两个师兄。”

“都像你这般穷酸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小毛孩突然痛苦得嘴角抽搐。高野圣们看出，另两个喝食应当是富裕农家子弟或有钱人家出身，不用说穿着华丽，像个寺庙

1 绘草纸：木版画。

2 牛若丸：源义经小名。源义经（1159—1189），平安末期及镰仓初期武将。日本被神化的一位悲剧英雄。

懂仆。只有这小毛孩肮脏得像一条小泥鳅。

百阿弥陀佛觉得眼前这小毛孩不定在寺庙受过多少欺负。

“跟我们走吧。我们圣人社会没有寺庙那种阶级区分，大家都一样。”

“一样是一样，就是得讨饭。”

“这小崽子！”小毛孩刺到圣人痛处。

“你这小崽子说的那都是从前的圣。我们这些来自京城的圣可都是商人哟。你看，我们驮着京城的锦缎和丝绸，周游各地，卖给当地富人。我们可都是有家产的哟。在京城有三个老婆呢。”

“老婆？”

这小毛孩虽还未早熟到对女人感兴趣的程度，但由此他也知道了这些叫花子圣相当富有和奢侈。

“你一个小喝食，一整日跟我们乱跑不在寺里干活不怕挨骂？”

“不怕！”

原来今早方丈叫他去给津岛的当铺送信，在回来路上巧遇百阿弥陀佛们。

“回到寺里还不打死你！”

“打我就跟你们跑。”

小毛孩已下定决心要跟百阿弥陀佛他们走，去当行商人。

走近萱津村了。

这个村其实并非那么无名。镰仓时代，此村作为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曾繁荣一时，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昔日光影，村边两三家还住着游女（妓女）。顺便说一句，此村的一个名叫“阿粉”的傀儡女（游女）还是一位水平相当不错的诗人，《续新古今集》中

收录有所作恋歌。

高野圣们进到村里，边走边高声大喊：

“借宿！借宿！谁家有房子借宿？”

纯朴的山里人如果听到他们这样喊，一般会出来应声：

“来俺家住吧。”

当时虽然借宿给高野圣能积阴德的信仰已经很淡，但还有一定影响。

然而在尾张国内，特别是临街村镇的人家却不同。

他们听到这样的喊声后都会大惊：“夜盗怪来了！”路上行人急忙躲藏，家家户户赶紧关门闭户，谁都装作没听见没看见。你想，让人白吃白住，搞不好还要赔上老婆女儿，怎么会有人愿意？

笔者在此想起一件奇妙之事。评书中有名的德川家旗本¹大久保彦左卫门著有一本书叫《三河物语》。书中写到，在足利义满将军时期，有一高野圣流浪到紧邻尾张的三河地区，借宿在酒井乡富豪酒井家。这个讨饭的花和尚名叫德阿弥陀佛，照例跟酒井家女私通，还生下一子。可是这个德阿弥陀佛并未就此收心，他又到附近的松平乡，借宿到松平家，在那里也搞出一子。后来竟跟松平家女儿结婚，入赘松平家，成为松平家家主。此人便是后来的德川家之祖。

所以说对这些走街串巷的高野圣不能掉以轻心。

百阿弥陀佛们边走边喊，从这头喊到那头，萱津村也没有一家人出来请他们进去住。

1 旗本：大将直属武将，保卫大将中军的武士。亦称幕下、麾下、旗下等。